

“四人帮”是一伙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

市委办公室招待处党委副书记 王 健

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搞社会主义革命，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，就在共产党内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走资派还在走。”

“四人帮”就是一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。他们在政治上阴谋篡党夺权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罪恶累累。在生活上也是腐朽没落，糜烂透顶的。张春桥声嘶力竭地高喊什么“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”，有人甚至还吹捧他“发展了列宁的思想”。可是，实际上他们恰恰就是一伙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，拚命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，真是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。

一、“四人帮”生活奢侈，腐朽糜烂。

工人阶级的败类王洪文，去年窜来上海期间，成天吃喝玩乐，慷国家之慨，大肆宴请，用人民的血汗，进行反革命的结帮活动。短短三个多月，仅在他的住地就用去了二万三千六百元（游崇明、佘山、金山等地的耗费还未计算在内）。王洪文在沪期间，曾要他住地周围的三个工程停工，损失达数万元。这个家伙最喜欢吃河鲜海味，如鱼唇、虾仁、海螺等，还要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市场上没有田螺，他要吃田螺；没有蛤蜊，他要吃蛤蜊。为了满足他的要求，只得找人去摸田螺。他要吃鹌鹑和鹌鹑蛋，专门到出口公司选大的，本来是出口的，又去要回来给他吃。有时要动用三辆采购车四出采购。王洪文整天除了吃喝，就恣意作乐，不是钓鱼、打猎，就是打扑克、打弹子，看封、资、修电影。他为了装点门面，以什么“社会调查”、“视察工作”的名义，到崇明等地去兜风，动用兵舰两艘，大小汽车十多辆，车水马龙，前呼后拥，浩浩荡荡，转了一圈，既不深入群众，又不谈工作，只是大吃大喝一顿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丑态百出。群众气愤地说：“这是真正的百鸡宴。”王洪文在上海期间，吃喝玩乐，挥霍浪费，马、徐、王是多次积极参加的。王洪文人在北京时，还要上海给他送喜爱吃的东西。一天夜里三点多钟，王洪文来电话说要请客，要某大饭店为他筹备甲鱼、蛤蜊肉、新鲜干贝、醉蟹、醉蚶等物，用飞机送往北京。王洪文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住的都是国家的，但王还不满足，马天水等人慷国家

之慨,运用手中的权力,在两年多时间内给他高额“补助”七千五百余元。无数事实充分说明,王洪文是个彻头彻尾的吸工人阶级血的、党内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。

大野心家、大阴谋家江青,先后几次窜来上海,资产阶级生活更是穷奢极欲。她吃童子鸡,规定要从蛋壳里孵出来二十五天左右的,煮汤要用老母鸡,而且鸡头、鸡脚、鸡内脏要厨师挖洞埋掉,不准别人吃。她要吃活鲫鱼,每条规定在老秤十两,烧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五分钟,而且只吃鱼肚皮上的两块肉;她吃虾要只只会跳,螃蟹要每只半斤以上,吃蔬菜要把菜“筋”抽掉。有一次,她要吃麻雀,竟下令调动三百多人去为她捉麻雀。吃水果要挤成汁再吃。每天要吃西洋参,还要吃从国外进口的燕窝、麦片以及高蛋白食品等。甚至连酱油也吃进口的。可见,江青的腐朽生活,以及崇洋媚外,已经到了何等程度。江青不仅毛巾、衣服要熨过,就连大便纸也都要熨过,然后用消毒毛巾包好。她住的房间,每个门缝都要用丝绒遮好,连厕所间的马桶盖也都用丝绒套起来。她的房间里的温度,按她的规定相差半度都不行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江青为了寻欢作乐,在她的住地养一只猴子,用白糖、白面、水果来喂养,还要给猴子洗澡,任意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。我们都还记得,就是这个江青,早在一九六七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,口口声声地说:“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”,“是个小学生”。这是多么虚伪!多么无耻!可见,这一小撮人都是道道地地的政治骗子,反革命两面派!

“四人帮”里的张春桥、姚文元,从一九六六年底开始,长期占用一处招待所,在里面保持两个秘书,五个警卫人员,两个驾驶员,六部汽车,搞了一个所谓“张办”。设置层层岗哨,戒备森严,谁也不能进去。这个所谓“张办”实际是“四人帮”设在上海搞特务活动的黑据点。张春桥、姚文元每次回到上海,就躲在这个黑据点里,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和吃喝玩乐。今年,张春桥对徐景贤提出要找“秘书”,徐景贤开头没有领会张的意图,连忙挑选了两名“秘书”,把材料送给张春桥,张春桥一看,两个都是男的,只得对徐景贤说实话了,张春桥说:“我是要个伴。”于是,徐景贤忙坏了,东挑西选,总算找到两个对象,于十月六日,亲自加了密封条,把材料送给张春桥。谁知,正是这一天,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被彻底粉碎了,张春桥的美梦就没有做成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伪君子的丑恶灵魂,也可以彻底剥开这个假左派的画皮。

“四人帮”为了吃喝玩乐的需要,大兴土木,大搞高精尖设备,大肆挥霍国家资财。有个活动场所,是在一九五九年建造的,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,都在这里工作过,室内的建筑、布置和家具,都朴素简洁、经济实用。“四人帮”窜到这个场所以后,对这里的布置、摆设,表示不满,一再指责,把这个地方搞得面目全非。原来只有过道地毯,现在铺了全地毯,塑料木椅换成了丝绒海绵沙发椅,还配

有多套高级沙发和搁脚凳，电影放映机换了新的。这里本来是会议活动的地方，现在改建、增设了炉灶餐室、男女浴室、弹子房、羽毛球场、卧室。反党分子张春桥有一次说是在这里被冷风吹得感冒了，指责有关部门的领导是“把活人当死人试验”，后来由黄涛亲自抓，对这个地方的冷暖气设备全面改建换新。单这项工程，就化了四十多万元。

徐景贤、王秀珍对“四人帮”不仅在政治上跟得很紧，陷得很深。对“四人帮”的腐朽糜烂生活，也学得快，照样做，真是贪得无厌。徐景贤要别人治病用“一根针、一把草”，说起来绘声绘色。可是，他自己为了治偏头痛，就要××医院从瑞士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，进口了十九种药，花掉人民币九千六百多元。有次，医院里要徐用些国产的先锋霉素，他坚持不要，理由是他一直是用进口药的，直至拿到进口货才肯罢休。徐做假牙，一定要用黄金，还嫌材料不好，要医生打报告进口高级材料，他恬不知耻地说：“应该用的还得用”。徐景贤是一个十足的洋奴、伪君子。

长期以来，王秀珍贪得无厌，腐朽透顶，她经常出入饭店、招待所，吃了不算，还拿着走，根本不给钱，有时给极少的钱。王秀珍还按时窃取高额补助，仅一九七四年以来，就拿了二千四百九十七元，而且还用各种名目向国家报销费用。王秀珍的特殊化也是出奇的。她用外国毛线织毛衣，毛线不够了，就到处去配，拣来拣去不称心，她就要工交组布置给一家毛纺厂，作为特殊任务。这个毛纺厂只好停止正常生产，专门为她投料、配色进行生产。成品出来后，王秀珍却只选用了半斤，付了五元钱。正象列宁指出的那样，“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”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，任意侵吞劳动人民的果实，大肆挥霍社会主义财富。“四人帮”是道道地地的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暴发户、大吸血鬼，是一伙漂亮话说尽、肮脏事做绝的伪君子。

二、“四人帮”精神空虚，思想腐朽。

王洪文、江青来上海时，行李很多，大包小包，要用卡车搬运。打开一看，王洪文的行李里有猎枪、鱼杆、鱼饵、扑克等玩乐用品；江青随身带来的就有一百多部西方进口的黄色影片和封存的封、资、修影片。

王洪文每天都要睡到下午二时以后才起床，吃过了饭，就打弹子，或是打扑克，下象棋，这是每天的必修课，总要玩上三、四个小时。在室内玩厌了，就到郊外去钓鱼，打鸟，打兔子。还得带上警卫、护士、服务员、孩子等十几个人，满载钓鱼、打鸟用具和香烟、水果、点心，风驰而去。王洪文钓鱼时，工作人员就得在一旁倒茶、点烟，装鱼饵，送毛巾，给他擦汗。王洪文为了夜间打猎，下令工交组在两天内特制了

两只聚光灯装在吉普车头上，王洪文打猎时，一个警卫处长就跟在后边，既当警卫，又给他装火药，拣兔子。有一次，王洪文在下雨天打鸟，还要人给他撑伞。

“四人帮”江青的生活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一套。她在上海期间，从来不读书，不看报，整天是打扑克，搓麻将，再不然就是玩花，玩金鱼等等。江青喜欢拍照，她拍盆景的时候，要服务员用药棉把花叶一片片擦得净光发亮，擦二、三盆花就要花掉半天的时间。江青为了学开汽车，看摩托车表演，连夜动用几百名战士为她刨树，砍庄稼，平场地，造假山，架独木桥。江青一说要骑马，张春桥就千方百计地去选马，既要马稳当、有力气，又要马的长相雄伟魁梧，选来选去，很难中意。老马稳当，但没有力气；壮马有力气，又嫌不稳当。有次，挑了一匹稳当的壮马，又嫌长相太丑。江青有“四怕”：怕风、怕光、怕声音、怕见人。恰好，这几个“怕”在叛徒、卖国贼林彪身上也有。凡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搞阴谋诡计的人，都是见不得人的，都是怕“阳光”、怕群众的。江青这个人怕声音非常特别，比如：工作人员走路的时候衣裤摩擦的声音，以及工作人员吃饭嘴巴响声，她听了都不高兴。难道江青真的怕声音吗？不是，当她跳舞、看戏、看黄色电影的时候，声音再大也不怕。有的同志说，她“平时象条虫，跳起舞来象条龙”。

“四人帮”王洪文、江青，以“了解国际动态”、“分析敌情”和“借鉴”作为借口，一批又一批地大量进口反动、黄色的影片，为他们政治上篡党夺权和糜烂腐朽生活的需要服务。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在上海，差不多每天晚上要看电影。有天晚上，徐景贤陪王洪文去某处看电影，因为王秀珍还没有到，徐就向王洪文献媚说：“要不要先弄一部轻松、轻松？”一部看完已经深夜，但他们资产阶级下流无耻的瘾头还没有满足。徐又对王说：“还有胃口，再来一部。”就这样一直看到凌晨二点多钟。江青每次来上海，看封、资、修影片就更多了。仅据三次来沪不完全统计，就看了专场电影二百一十五部。这个所谓“文艺革命的旗手”，实际是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”黄色电影迷。

三、“四人帮”以地主、资产阶级的老爷态度对待工作人员。

王洪文去年在上海住了三个多月，对待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完全是一副老爷式的态度，从不理睬，动不动就要人家“滚蛋”。

江青对群众的态度同样是十分恶劣的，她在院子里散步时不能碰到工人，还无耻地说：“我见到这些人就头痛。”有一次江青在院子里散步，遇到一个警卫战士，这个战士向江青敬了一个礼，问了一声好，江青就告诉了张春桥。张春桥狠狠地训斥了这个战士，胡说什么：“行礼、打招呼是打扰首长思考问题。”大野心家江青走路，有时走几步就要坐下来养神，因此，有个警卫人员专门为她背着椅子跟着走。以后，

江青对这个警卫人员不顺心了。她就借故把这个警卫人员审查了很长时间。

“四人帮”的所作所为,正如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,他们已经变成“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”,“比资本家还厉害”。对于他们这种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,我们广大职工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。但是“四人帮”利用他们篡夺的权力,压制群众,动不动就扣帽子,说什么“没有无产阶级感情”,“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刁难”等等,肆意整人。过去,有些同志就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遭审查,受迫害。就拿去年的一些例子来说吧:对王洪文的糜烂生活,群众是非常气愤的,某部警卫战士曾提出过一些意见,王洪文就下令把这个部队调回,整了很长时间。霸道到了何等地步!

同志们在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同时,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。我们许多同志幸福地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做过服务工作,亲眼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,艰苦朴素,平易近人。毛主席的毛巾被很旧了还在盖,周总理的汗衫上很多洞还在穿,他们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,不肯轻易换新的。吃的也很简单,毛主席经常要吃山芋、小米等。周总理一天只准泡一杯茶,有一次多泡了一杯,总理还要付钱,还说下次不要这样搞。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伟大实践,是我们的光辉榜样。对毛主席、周总理的怀念,更加激起了我们对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的无比仇恨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说:“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。”我们同“四人帮”的斗争,就是无产阶级同这些骑在人民头上、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斗争,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“四人帮”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,为我党、我军、我国人民清除了一大祸害,好得很!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,在市委领导下,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,认真学习中央十六号文件和市委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,彻底揭发、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罪行,在斗争中提高我们的思想和路线觉悟,抓革命、促生产、促工作、促战备,团结起来,争取更大的胜利!

